

英倫留學憶往 (一)

吳國柄

鄂西山區明末義民

我出生於光緒二十四年（西元一八九八年）歲次戊戌，八月九日，在湖北省西部山區建始縣東鄉涼水埠。這是個人煙稀少的地方，要走好幾里路，才有一戶人家。在長江的南岸，山清水秀，風景優美。

滿清入關時，明朝的皇族和很多義民都逃難於此。我的外祖父叫朱煥章，是明代的後裔。我的祖父也是那個時候遷來的。這個地方有很多種野獸，除獅子外，其他各類野獸以百數計，因此

地方上的人有一種說法：一兇野豬，二兇熊，三兇老虎，四兇豹子，五兇狼。我小時候常隨大人牧羊，最怕遇見狼。那兒的原始森林很多，這就是我的家鄉。

庚子年，八國聯軍敗後，兩湖總督張之洞，擬求復興國家，向歐美學習，一方面在武漢建築鐵工廠，自己造鐵路、軍火、布匹，與辦學校，使武漢面目一新。他認為這還不够，要派年青人到歐美直接去學習，但因語言、文字不通，所以在武漢辦經心書院、方言學堂，聘請受過新式教育的學者當教員，並且在各縣招考青年到書院就讀，那時我的父親吳經明、舅舅朱和坤、表哥秦國鏞都到學校念書，不久就派到歐洲各國留學。

到日本學陸軍，舅舅到德國學習砲兵，表哥到法國學工程，叔叔到日本學法律。

民國後，我父親、叔叔、舅舅、表哥，都從國外回來，在北京任職。父親在陸軍部，任教育科科長，叔叔在外交部任主事，表哥辦航空學校任校長。我就在這個新式的家庭中成長。

我六歲啓蒙，念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四書、五經。九歲和弟弟隨母親到北京和父親團聚。

民國二年，我從北京模範兩等小學畢業，因為舅父是留學德國的，舅媽是德國人，所以他們希望我到德國深造，於是就預備往青島，就讀於德華學校，做赴德的準備。

和父親路過天津時，遇到陸軍部軍醫學校（國防醫學院的前身）的校長李學瀛，他說：「天津有一所南開學校辦得不錯，完全是美國式的教育，況且天津離北京又近，何必遠行青島。」因此，就決定讀南開。由於我的英文程度不好，先讀南開的補習班，一直到民國七年才畢業。

民國初年，青年人都很有朝氣，發憤自強，可能是八國聯軍的入京，受到外國人欺壓的緣故。但是却沒有一種正規方式來引導他們。當時，



民國九年本文作者在英國求學時的照相。

我做了幾句俚句：「邦邦更者，在室之側，有志男子，學無所得。思之思之，轉轉反側，三十六策，留學為上策。」如今想起來，內中頗具深義，於是我便做了留學的決定。

滿清末年教育情況

從前中國人民受的是老式教育（孔孟學說），所以庚子年的失敗，可說完全是文化的失敗，也是科學的失敗。

教育的情況，不能引導青年走上科學的道路，同時，政治上未上軌道，人民對共和政體不了解，此時軍閥已開始割據，外國人的勢力強大，年

青的一代已感覺到教育的失敗，所讀的書，完全和生活脫節。

這時常在報上寫文章的有三個人：吳稚暉、蔡元培、李石曾，他們的文筆很受年青人的歡迎，且有引導作用，把他們當成學術上的明星。他們三人的主張不同。

吳稚暉：是交通大學唐山學院的國文教授，主張學生到英國留學。他本身到過英國，也將他的子女以官費送往英國留學。

蔡元培：是北大的校長，到過德國留學，所以主張學生前往德國深造。

李石曾是李鴻章的侄子，在庚子年後被派到

法國留學，他是位老留學生。對法國很了解，主張學生前往法國留學。

另外還有一位張伯苓是南開的校長，是海軍學校出身的，南開是由私人的私塾擴建而成的，以美國式的教育為藍本，請美國人為教員，完全從實際方面着手，不用宣傳，可是却有來自全國

各地的學生。

當時的年青知識分子，皆不想留在國內，想到歐美各國去留學，可是三位寫文章，對外國的情形，只介紹膚淺的一面，並未深入。加上那時候的交通不方便，報紙的報導又不詳盡，年青人對外國的情形都不了解。

青年向學幾大方向

一九一八年，世界大戰終了（一九一四—一九一八），打了四年，歐洲各國都打窮了。當時三位學界明星，只有李石曾在歐洲，他看到大戰後，法國百業待舉，可是缺乏人力。他認為這是好機會，鼓勵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，學生認為依照李石曾所寫的可以半工半讀。此時蔡元培、吳稚暉兩人雖然也在報上發表文章，但却沒有李先生寫得實際，號召力大，結果學生便一窩蜂的往法國跑。

張伯苓先生曾到過美國，他和學生常見面，有什麼問題直接回答，所以南開的學生對美國的情形很熟悉。那時，美國學校尚未設獎學金，全靠自費，我們學校的同學於民國六、七年到美國去念書的甚多，但很少人到歐洲，因為對於歐洲的情況不明。

民國七年我畢業後，由於家中經濟情況不充裕，便決定到歐洲工讀來完成學業，舅舅和表哥十分的反對。他們二人是由湖北省公費留學的，舅舅曾到德國留學，表哥是第一所航空學校的校長，到過法國留學，他們說工讀的情形並不實在，若真要去最好先將經濟情況弄好，才不致於流



民國八年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（右）在唐山交大就讀時與同學合影。

浪異國。因此，便打消到歐洲去的念頭，決定參加中國大學的考試。我本想考保定軍官學校，但也為他們反對，他們認為中國好家庭子弟，該多學實業，何必學軍事，因為只有實業才能富國，富國才能強兵。所以，我又放棄從軍。

民國七年，南開畢業後的那個暑假，中國各大學如北京、北洋、交通三大在招考，我三個學校都報名參加，結果都考上，最後我選了交大。

交大在北京交通部育才科招考，考題比別的學校都難。那時候交大的制度有預科和本科兩種，預科二年，本科三年，我考上預科一年級土木工程。

在學校的費用很便宜，大部分是交通部補助，學生有來自各省的。每一省都有同鄉會，幫助

新生辦理住校的一切，我得到湖北省同鄉會的幫助很多。

學校的功課很嚴，除國文外，其他全是英文教本，化學、物理、繪圖的老師都是外國人，其餘的是留美回國的學生。因為都是英文教材，所以同學們都努力的埋頭於課本。其中有一位教授 C. C. J. 是福建人，曾到過美國留學，是學校的教務長，教力學，為人很嚴厲，學生都畏懼如虎，因此學生對這門功課不求了解，用死背的方法，以防不及格而被開除，我當時也受到他的威脅

民國八年四月中旬，學校忽然收到上海學生總會一封信，要我們罷課。同時又收到北京學生總會會長段錫朋的信，同樣要我們罷課，說：巴黎

和會失敗，日本要實行廿一條，中國亡國在即。因此，學生便一窩蜂的罷課。

學生開會派三個代表到北京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到北京後，五四運動已告結束，我們便回校復課，兩週的罷課到此終了，主張「讀書不忘救國」。有很多不念書的學生，覺得罷課的滋味很好，可以不念書，便在學生宿舍大聲喊叫「反對復課」，而且見了我的面就無禮大罵。

因此，我就不到食堂吃飯

，和阮慶浩、陳耀庭在宿舍解決吃的問題，這時我心裏便打算離開交大，到國外去深造。

湖北公費留學考試

我寫信給我叔父吳經銓，他在湖北省政府當主任秘書。信中提到我想出國留學，而湖北省有官費派學生到歐美深造。

民國九年，湖北的官費留學生尚有名額，我叔叔便來信叫我到武昌，去參加考試。於是，我放棄學校的大考，離開交大前往武昌應試。考生有四名，結果我被錄取了。後來見了湖北省長侯佩容，他問我想到那一國留學？

我說：「想到英國。」
他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我說：「因為科學方面，英國發明最多，有火車、輪船等。」

侯省長也鼓勵我到英國留學，給我八百銀元作旅費。不過，還要到北京教育部參加留學考試的複試，通過了，才能算真正錄取。

到北京，應教育部的複試，我考取了。正準備動身，我父親吳經明時在陸軍部任教育科科長，接到通知說錄取作廢，因為副總統黎元洪有公文下來，派黃建中替代我，這一消息使我心裏很難過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接到叔叔來信說：到英國的留學生又有缺額，此次不再招考，由教育部直接派，認為上次錄取的吳國柄應該遞補。於是我便去見教育部專門司司長范鴻泰，向他說明上次的事，但他認為仍需重考，而我則以為我已錄取，



一九二〇（民國九年）本文作者（左）在英倫求學時與女同學海倫小姐合影。

無此必要，但他堅持不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到教育部門口，等教育總長傅增湘，看見他坐一輛馬車，下車後，我向他一鞠躬。他問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我有事見總長。」他便叫我進去。我把詳細的情形報告一遍，他就叫范司長到總長室，范司長仍堅持非考不可。總長說：「以前派的都不懂外國文字，沒學到東西，浪費金錢，這學生是交大的，程度很好，值得栽培，現在馬上在此地考，看他考得如何？」於是總長親自命題：

一、你為什麼要留學？

二、到外國學什麼？

三、回國後做什麼？

我立即作答：

一、因為中國科學太落後，所以要到歐洲去留學。

二、學習鐵路工程，改善中國陸地交通。

三、回國後，要在交通或實業界服務。

總長一看，很滿意，馬上就錄取，發給我留英證書，叫我立刻準備動身，我非常興奮，回家跟父親講，當天去買船票。啟程前，我去向舅舅辭行，他對我說：「你除了學業功課外，要多看看，觀察英國的建設、社會的情形，深入他們的家庭，飽學歸國，建設新中國，一洗八國聯軍之恥，千萬不要泥菩薩鍍金，回國來騙人，害國殃民。要實行孫總理的話『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』努力！自重，保護身體，前途無量。」這是舅舅給我的臨別贈言。

晚上就啟程，乘火車到天津，再轉車到上海。

到了上海，拿證書到外交部上海交涉公署，請發護照，拿了護照，再到英法領事館辦簽證，很順利就辦好了。第三天，便坐日本輪船太陽丸號，前往英國。

經日赴英路途所見

太陽丸號是日本的貨船，預備到倫敦裝貨。我上船後，遇到三個中國人，一位是華乾吉和他新婚的太太，自費到德國學醫，另一位是鄭鳴政，年約四十來歲，要到德國去考察醫學。我們住的是二等艙。

這船由上海經香港、新加坡、錫蘭、紅海口的亞丁城，飽覽沿途風光。這一帶天氣炎熱，沿途風平浪靜。不久，經過蘇伊士運河，河道狹窄，兩岸是沙漠地。走了一天，到了地中海口，船雖停泊在海口，乘客仍留在船上，因為那個地方大都是阿拉伯人。水面上，有小販在賣土產、水菓，他們都能說好幾國的話，唯獨不會說中國話。

天一亮，船繼續往義大利行駛，在邊上看到一座火山，直冒濃煙，非常壯觀，然後便直接開往法國的馬賽。同行的三人，到此便要下船，只剩我一人，由於我對日本人有戒心，討厭日本人，我便和他們三人一塊下船。

在這次的水上航程中，我認識一個日本人，名叫三本，他是位海員。好讀英文，他看我天天唸英文，想跟我學，我就從初學入門開始教他。他曾趁船上的人在睡覺的時候，帶我參觀船上的儀器，解釋各個的用途，使我受益不淺。

船停在馬賽的碼頭上，岸上有法國的樂隊奏樂歡迎我們。下船後，有戴紅帽子的導遊引導，將行李先託由火車運到巴黎，替我們僱了一輛馬車，遊覽馬賽。在此我看到了服裝華麗，體態活潑的女人，非常的美麗。因為那時候在中國婦女，衣服都穿得古老保守。同時，參觀陳列館，有拼花的地板，房子是石頭和磚塊做的，和中國的大不相同。

我們四人玩了一天，晚上搭火車前往巴黎。到達後，誰都沒有熟人，便到公使館，在此休息了三天，然後動身到柏林，我到倫敦。到倫敦要坐船過英國海峽，在 Dover 的碼頭上岸，在碼頭時，海關警察問我：「住在那裏？」我說：「不知道。」他說：「若沒有親友住址的話，不能上岸，原船送回中國。」幸好，在上海時，我抄了中國公使館的住址，拿給他看，才准我出海關。離開海關後，便搭火車到倫敦。在車上，我非常興奮，便做了下面這一首詩：

「考試得意出洋城，
自今行大運。

萬福來朝我寶身，

而今而後，

吾名吾譽，

如日光明。」

初到倫敦入境問俗

晚上十點左右到達維多利亞車站，將行李寄存車站，我坐計程車到中國公使館。那天正好是週

末，使館沒辦公，只剩看門的，他替我找了一家旅館 Portland Hotel，由於肚子餓，便狼吞虎嚥，弄得笑話百出，因為在國內不曾吃過西餐，未用過刀叉，不知如何使用。當時有很深的感觸，為何在國內沒把這些基本知識學好呢？不然也不會出醜。

旅館的客廳有溫室，長滿了花草樹木！還有壁爐，非常舒服，就坐在沙發上睡着了。直到旅館的人把我喊醒，才到房間睡覺。

第二天，在旅館兌換了英鎊後，坐在沙發上想，今後要何去何從，又無親友可投靠。又因是週日，就到馬路上轉了一天，看到倫敦的建築都用石頭，而北京的建築用木頭，兩者之間相差很大。

第三天（星期一），到公使館去報到，見到陳維誠秘書，他告訴我說：「還好你是湖北省官費的，才不用欠債，每個月可領二〇鎊的生活費。」談到留學生的情形，有位嚴厲的監督高魯，不在倫敦，他在法國的巴黎。但此處有位辦事員——喬曾幼，管理你們學生的一切，有什麼事可以直接問他，我便拿了住址去找他，找了幾回，他都不在。我又去請教陳秘書，他說：「喬先生辦事不好，用了學生的錢，所以不敢見你們。」

我問陳秘書告訴我中國領事館的地址，我到了領事館，記得有一位交大的同學陳登皓，他的叔叔是外交部次長，派他到領事館學習領事，我一去便見到他，他對我很好，告訴我關於倫敦的大學情形。

到倫敦的第二天（週日），就在街上轉，看

車子、人都很多，不敢走遠怕走失。路上的行人看我的裝扮很特別，對我很注意，因為我的衣服，顏色、式樣都和倫敦的不同，頭髮也未整修，像雜草一樣。於是我便走進百貨公司，買了一套現成的衣服，煥然一新，問店員那個地方有髮店，我又理了髮。再走在馬路上，就不像剛才那麼受人注目了。

想到我目前的問題是「三黑」：

一、對於英國整個情形是黑的，所讀的地理還不夠。

二、對倫敦的情形是黑的，對那麼大的一個城市，感到很迷惘。

三、對學校的情形也是莫名其妙，連所唸的學校也不曉得。

以上三點，令我心急，必需儘快的解決，但是舉目無親，無處可問。穿了一套新衣服，手拿兩張地圖，邊走邊想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找公使陳維誠，見到他後，他看我穿一套英式新時裝，精神抖擻，很高興。問我找他有什麼事？我就將上面的三黑向他請教，他派陳維誠秘書幫我解決問題。

陳秘書拿了大地圖，解釋給我聽，大英帝國本土是兩個島，不是三個島，蘇格蘭、英格蘭、威爾斯三個地方在同一個島上，另一個島是愛爾蘭共和國。英國是個工商國家，教育以培養專才為主，注重創造、發明，領導通才的知識分子工作，向外發展，這是它富強的原因。他也告訴我，最好能學專門的科目，回國辦實業，振興工商業，和出國前家人對我說的一樣。

接著，打開倫敦的地圖，倫敦的範圍大，人口多，但不擁擠，各處遍佈公園。因為倫敦是慢慢發展的，公園的名稱也不統一。有些公園很大，稱 Park，另外有些也很大，却叫 Garden。還有稱 Common square，公園間的距離都不大，人們有休閒的地方可去，他說：「要了解倫敦，要先看公園。可以坐公車，目標大，而且不會迷失，這樣就可以熟悉倫敦的環境。」

英國教育制度概況

關於大學的情形，名稱不像中國學校分得那麼清楚，如 school, college, polytechnic 都是大學，university 是美國的教育制度，英國後來才採用。英國為統一教育的制度，從學生的程度來管制，因此設有 University of London 原來的 school, college, polytechnic，都是它的會員，學生程度是劃一的，各學校都是一樣的。授與文憑學位及證書，文憑上學校的名字是學校原來的名字，因各學校有各學校的歷史。

陳秘書問我的住處，我告訴他仍住在 Portland Hotel，他說：「這是高級的小旅館，費用太貴了」。因為倫敦旅館有四級：

1、Hotel

2、Inn

3、Boarding House —— 管吃管住，是學生及公務員住的。

4、Family paying guest —— 付房租的家庭客人。

叫我最好住第四類，能够學英語，習慣英國

英國人的生活方式。住第四類房子有兩種方法：
一、在街上走動，看看住家的房子，有沒有招租，若有，便可按鈴進去看房子。

二、這些招租的廣告，也可以在雜貨店看到。
陳秘書立刻打電話給他的太太（英國人），叫她到附近的雜貨店去找 Boarding House，很快就找到一間，我立刻搬進去，裏面住的都是學生，我就這樣安定下來了。

關於學校的問題，學生監督對我是不會有多大幫助的，我便想起我的同學陳登皓，他告訴我同班同學受吳稚暉影響而來英國的有張環鏡，現在倫敦 Battersea Polytechnic，吳稚暉先生的兒子，也在此畢業的。孟紹周在 Glasgow University，湖北省學生黃建中在 Edinburgh

在 Birmingham University 的有董蔭昌。那時候我便決定到各學校看看，再作決定。

首先到 Battersea Polytechnic，由於路不熟，陳登皓便陪我去。學校在公園旁，泰姆士河 (Thames River) 的南岸，和國會大廈隔河相對。這學校歷史悠久，是在維多利亞時代建的。英國有名的小汽車 (Morris)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用的坦克車，都是該校師生設計的，該校重實際，聞名於世界。學校到處充滿了朝氣，給我深刻的印象。

第二天，搭火車到 Glasgow，找孟紹周。見面的第一句話，就問我帶多少錢來？我告訴他：「我是公費的。」他說：「太好了。」我問他什

麼原因？他才將他的情況告訴我：「出國前，吳稚暉先生說：『一年四百塊中國錢，便足夠生活費。』其實不然，這邊的生活水準太高，我現在書唸不起，生活又沒著落，心中定不下來，日子過得又寂寞又難過。」他邊說邊哭，我勸他最好回國。

隔天，我獨自到 Glasgow University，見到學校職員，他告訴我學校的大略情形。學校是建教合一，以造輪船為主，是附近造船廠設計的中心，希望我能唸他們學校的造船科 (Marine Engineering Course)。我又到附近繞了一圈，四周的房子都是用紅石頭建的，高高的樓房相當壯觀。城裏有一個很大的溫室植物園，四面是玻璃，內有各國的奇花異樹，聞名於世界。

又到 Edinburgh 找黃建中。一開門房東見到我很高興，因為我會說英文。黃建中比我早來。現在沒有上學，他說他在旁聽教育的課程，但英國沒有旁聽這名詞。我到學校看了一下，學校的建築也很古老。

再轉到 Birmingham 找董蔭昌，他家裏很有錢，在此學機械工程，是一位督軍的乾兒子，父親是財政部次長。受吳稚暉影響來留學的，自己買了一輛摩托車，常騎著到處玩。他帶我到學校走了一趟，這裏沒有 Battersea Polytechnic 那麼熱鬧、活躍。

其後我就到牛津大學 (Oxford university)，學校位在 Oxford 的一個小城，建築很古老。我進校門時，碰到一位英國學生，他問我是

否從中國來，來這有什麼事？他中國話講得不錯，因為他爸爸原是英國駐中國公使館的職員。我將來此的目的告訴他，他就引導我參觀，講解給我聽，牛津大學也是建教合一，全世界的地圖都是經他們研究而畫的，而且還出版很多書，其中 The Economist Diary 和 Geographia (海圖) 通行世界。我看了一下覺得不錯，但是若在此呆了，一定會感到寂寞。

再後又去了劍橋大學 (Cambridge University)，學校大致的情形和牛津大學差不多。在火車上，遇到一位英國人，他和我聊天，知道我是初到英國的中國學生，他告訴我：「英國的每個城鎮都有大學，同時有很多工廠配合學校的工作，如：Needs 為紡織城，大學的紡織科很有名，所出產的衣料及紡織機為世界之冠。Sheffield 城以煉鋼出名，供給全世界。」他建議我去看一看，我很願意去，但是時間不夠，還是留着以後看。

我急於回倫敦，因為學校快開學了，我決定到 Battersea Polytechnic 專科學院讀書，這學校成立很早，是維多利亞女王改革英國教育的第一所學校。

那時英國教育掌握在宗教的手中，天天誦經之外，不作別的研究，於是維多利亞女王在離他皇宮不遠的泰姆士河對岸的 Battersea 這個地方，建立一所大學，包括各種實用的科目，所以叫 Polytechnic 專科學院。學校大多數的時間都念科學，為改良全國教育之模範，程度平常三十分及格。八十分就有獎學金，以鼓勵學生努力

進修。

學生入學時，學校就會問學生讀下列三種證書的那一種：1、Certificate——證書，如專門讀物理、化學或材料力量專攻一科，修完以後就發給證書。2、Diploma——文憑，和中國的大學一樣，把四年的功課修完，就發給畢業文憑。3、Degree——學位，有學士、碩士、博士三種。

這三種證書的讀法，課程都是一樣，只是鐘點不同而已。讀證書的，讀完專攻的一科就可以拿着證書走。畢業文憑的，讀完四年的課程後，就畢業了。讀學位的，讀完學士後，接着念碩士，以後讀博士，但是英國人不注重學位的讀法，只注重實際。

所有學校關於工程方面，分土木、機械、電器三科。這三科在普通社會上是應用的，是基本的工程學問，而且這幾種工程是相聯的，不能單獨使用。如電話是機械和電器合成的，沒有機械不能通話，沒有電也不能使用，缺一不可，電信局電纜的埋裝是土木工程，所以英國人把這三種學問用繪圖的方法融合起來，因此英國教育對繪圖很重視，初中、高中時就有繪圖一科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rawing——機械繪圖，像中國學校寫書法一樣的重要。

另外還有一種學位叫 Sir (爵士)，凡是有新發明，對於學術上，國家有貢獻的，給予一種爵位，就叫 Sir，有終生的俸祿。如瓦特 (Watt) 發明蒸汽機，就稱他為 Sir Watt。不僅在學術上有貢獻，就是在事業上對英國有貢獻的，如香港有一位英國籍的中國人名叫何東，因他對英國事

業有所貢獻，所以稱他為 Sir 何東。在英國 Sir 的稱呼，是對人的尊稱。工作用退休制，凡是男的公職五十五歲退休，女的四十五歲退休，退休金很多，可以自由發展。這是學校的一部分情形。

入學·找屋·用餐

我是中國農曆年到倫敦的，正值英國放年假，所以有時間去考察英國的大學。我決定念 Battersa Polytechnic 之後，我要了一份單子，就到學校去報名，辦理報名的那位小姐問我讀那一科後，她先給我一張表，表上填教育程度，那裏人氏就可以。然後，我回去等候消息。

三天後，校方通知我錄取大學一年級機械工程科的學生。

初來倫敦時，陳秘書幫我找了一間 Boarding House，這種供膳食的宿舍與我不相宜，最好能找到 Paying Guest，能夠和房東家人同住同吃，和在自己家裏一樣。所以就去溜馬路，到處逛，尋找招租的廣告，發現很多的招租，不歡迎外國人。我運氣很好，找到了一家，他們對我露出笑臉，帶我看房子，房子很好，價錢也很便宜。家長是一位海員，經常在外國。家裏有四個女兒，沒有兒子。大女兒是在舞臺上跳舞的，二女兒 Gladys 是秘書，三女兒是售貨員，四女兒上中學。家中現在沒有男人，他們看到我都很歡迎，可能因為他們是海員之家的關係，思想很開通。

房租以一週計算，早晨八點吃早餐，午餐在外面吃，晚餐七點半鐘，在家和他們一起吃，價錢比

Boarding House 的便宜，我很高興，答應馬上搬來 8A Sister Avenue，於是就此安定下來。

我在中國沒學過吃西餐的規則，雖然舅媽是德國人，但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，加上父親的薪水有限，所以沒到過正式的西餐廳吃西餐，歲數小，家人沒教我們。所以初到倫敦在餐廳吃飯就出醜，住在 Gladys 家後，他們看我不懂得吃飯的規則便教我。坐位方面：在長方形的餐桌上，兩頭是男、女主人的坐位。兩邊是客人及家人的坐位。英國以右手為大，首席在男、女主人的右邊，左邊為次席。如果男、女主人面對面的坐在中間的話，女主人右邊為男客首席，男主人右邊為女客首席。

在英國餐桌上有杯涼水，很少喝酒。在法國則喝酒，酒有紅酒、白酒兩種。德國人喝啤酒。第一道菜是湯，以後就是菜了，菜上完後，有點心、乳酪、水菓、咖啡，這是大概的情形。

刀叉的用法，左手拿叉，右手拿刀。刀有切肉的、切水果的、切魚的、抹牛油等的各種用途。切東西時，不能有聲音。盤子都是消毒過的，拿的時候要小心。不要燙到手。叉子可以進口，刀則不能。吃完後，刀又要並排的放在盤裏，刀口要碰到叉子，不能把刀叉錯放。如果房客對房東不滿意，可以把刀叉交錯着放。否則房東就要問為什麼？喝咖啡時，有牛奶、糖，要自己加，小湯匙只能攪咖啡，不能弄咖啡喝。抹果醬的刀子，抹完後，不能放在嘴裏。吃飯時有餐巾放在膝蓋上，不能用餐巾擦刀叉、盤子，這樣是罵主人不衛生。